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内部发行)



政协阜新市委员会

政协辽宁省阜新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九月

前 言

本期是一个综合性的史料集，包括人物传略、地下斗争、古城小考以及旧中国文化、教育、工商业概况、宗教活动等多方面文章，可以说内容丰富，有一定的调查研究，材料比较可靠，许多篇章还是第一次披露，很有参考价值。

文史资料是以亲历、亲见、亲闻为特色，所以它生动、具体、可读性强，有较大感染力和真实感。希望有丰富经历的各方面人士多多撰写有三亲特色的稿件，这对于扩大统一战线，进行文化建设都是十分有益的。本期发表的齐木道尔吉同志关于“云丹桑布起义经过简介”就是根据他的亲见亲闻，较客观地叙述了这位末代王爷的一段历史，虽然以后思想发生变化，最终走向反面，但是这段有进步影响的历史却不能抹杀。正如杨成武同志在“进一步发挥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中所指出的：对于历史人物，“我们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客观的记述，力求做到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有多少功就讲多少功，有多少过就讲多少过；一段时间有功就讲有功，一段时间有过就讲有过；注意‘举大德，赦小过’，避免触及隐私，不以一眚掩大德，也不抹杀反动人物做过的某些好事。”我们要在坚持两个基本点的原则下，注意为撰稿人创造一种民主的条件，要求撰稿人实事求是地记述自己的亲历、亲见、亲闻，“不拘观点，不拘体裁，不拘长短。”“由于记忆有误而造成的某些史料失实，既允许读者提出质疑，也允许作者自己订正。充分尊重历史见证人从不同侧面记录的事实，允许多

说并存，继续探讨。”只有这样，我们的路子才会越走越宽，工作越做越活，充分调动各界人士撰稿的积极性，为促进文史资料工作的繁荣而努力。

本期还发表了著名的蒙古族起义英雄嘎达梅林和抗日首领苑久占、老梯子以及彰武山村的白刀会等反抗事迹。他们在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上，活动时间较长，影响较大，并在反对封建王爷制度，反满抗日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作过英勇斗争，因而应该受到人民的赞扬。过去我们因缺乏资料，刊登较少，现在刊登的多是同志们根据档案或采访笔记写成的，虽嫌粗略，亦属难得。希望各界知情者多多写稿，不断丰富他们的事迹，以使用本地区人物的真实事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使人们更加热爱家乡，为建设美好的家乡做贡献！

阜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9月15日

目 录

塞北风雷·····	何 群 (1)
三进敌营·····	吕志杰 口述 那志安 整理 (13)
抗日首领——苑久占·····	关正久 (18)
“白刀会”血战平顶山·····	刘兴士 (29)
云丹桑布起义经过简介 ——齐木道尔吉同志访问录·····	苏立贤 整理 (34)
嘎达梅林起义前后·····	王 哲 (37)
开明地主——王恩普被害的经过·····	王 哲 (43)
一起反饥饿斗争的回忆·····	李荣实 (49)
蒙奸李守信·····	王 哲 (51)
活阎王——刘墨林·····	王 哲 (63)
“老梯子”遇害记·····	陈国华 (68)
争夺吐默特左旗末代王冠的一场斗争·····	白国玺 (71)
忆清代阜新县“讳懋清廉”的陈大人·····	朱凤生 (75)
祭火盆神的习俗·····	包振东 (77)
关山斗争史话·····	吴振华 (79)
清代柳条边(壕)考·····	刘宪国 (85)
都尔鼻城考·····	刘宪国 (88)
阜新县衙搬迁记·····	张守三 整理 (90)
建国前阜新地区二人转主要 艺人及班社·····	刘 静 (91)
阜新第一个京剧科班——潘顺和戏班·····	苏纪明 整理 (109)
阜新地区教育史·····	李作芳 (114)

伪满王府国高及学潮纪实·····	吴振华	(118)
新解放区时期的阜新教育·····	姜振卿	(127)
阜新市海州区新华小学简史·····	朱玉华 程之轮	(130)
新邱地区最早的一所学堂·····	徐连第 整理	(140)
为人正直的邓二先生·····	高凤阁 整理	(144)
阜新蒙医药简史概述·····	海龙宝 吴占有	(148)
塞北名医——记蒙古族主任医师邢布利德 ·····	海龙宝 伊贵诚 吴瑛理	(160)
阜新煤矿有限公司成立及部分活动初探·····	闵学骞	(178)
一次罕见的大冰雹·····	林爱武 孙振铎	(190)
阜新发电厂主要发电设备基本建设情况·····	王荣凯	(193)
合作化时期的阜新手工业 ·····	张树林 口述 刁世廉 整理	(201)
宝泰昌百货商店·····	张宝诚 口述 张云生 整理	(205)
日伪时期的德裕庆·····	贺荣刚 整理	(209)
清河边门的工商贸易·····	张万明	(213)
孙家湾往昔·····	那海义 房玉梁	(220)
大众路的由来与发展·····	那海义	(222)
宗教在阜新地区的兴起与寺庙概况·····	刘宪国	(226)
普安寺·····	保德 王振德 王雷	(238)
	王德文 译	
圣经寺·····	孙杰 陈国华	(259)
民主村天主教堂·····	包成福	(261)
阜新地区基督教史略·····	李文光	(269)

塞北风雷

何群

一九四二年七月，以刘少增（刘锡荣）为队长的，号称第二兴亚队的三百名特殊工人大队，从“石门劳工教习所”来到阜新高德煤矿，最初住在太平矿特殊工人大房子里，一个多月后搬进高德矿特殊工人大院，开始下坑挖煤。

建立塞北特支

共产党员翟光（胡煜）当时因有病，不能下坑挖煤，就留在坑上当先生写传票。他了解到在“小卖店”当经理的张洪恩（范荣绪）是原抗三团的无线电台队长，是共产党员，于是就主动和他多接触，在交往中两个人处的挺融洽。八月六日上午，翟光写完传票，来到小卖店，又和张洪恩漫谈起来。翟光说：“你我都是共产党员，是干部，虽然肉体被敌人俘虏了，但在精神上、意志上、信念上不能当俘虏，要对全大队的人负责，对人民负责，要继续跟敌人做斗争！”张洪恩觉得翟光说出了埋在自己胸中的心里话，心潮起伏，感慨万分，十分激动地说：“你很有民族气节，有共产党员的骨气！快说说，打算怎么干？我支持你！”翟光说先物色一些表现好的共产党员，组成个支部，“有了党的组织，就有了领导核心，在敌人魔掌里斗争这是至关重要的。”张洪恩赞同翟光的主张。于是，两个人分头工作，很快联系了陆学青、王寿山、何树凯、张英权、周铁珊（纪少安）等七名共产党员，八月十七日秘密地成立了党支部。因为是在塞北建

立的党支部，又无法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就称为“塞北特支”。翟光任书记，张洪恩任宣传委员，周铁珊任组织委员。

把大队长争取过来

一九四二年，日寇调集三个主力师团，两个混成旅团，约五万兵力，配有精良的武器装备，从五月一日开始对冀中区进行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冀中军民奋起反“扫荡”，有的不幸落入日寇魔掌，成了俘虏。日寇将俘虏集中于“石门劳工教习所”，经过短期“训练”，就编成大队分期分批发落到“满洲国”的一些炭矿充当劳工。日寇实行“以华治华”的政策，从俘虏中挑选骨干来管理俘虏。刘少增在“石门劳工教习所”时就被日本人派到管理课当干事。临来阜新炭矿时，他托一个日本翻译（朝鲜人）给高德矿（采炭所）的日本人金藤写了一封荐举信，因此得到了金藤的重用。刘少增也肯为金藤卖力气，每逢“大出炭”，他统领的第二兴亚队就高产打炮。金藤竖起大拇指夸奖祝贺道：“刘大队长，你的顶能干，发财大大的有！”刘少增成了金藤的红人，他手中握大权，腰包塞满钱，花天酒地，生活放荡起来。这对塞北特支非常不利，必须把刘少增争取过来！特支认为：刘少增毕竟受过八路军的教育，放荡堕落只是刚刚开始，还没有完全丧失民族气节，应该下大力挽救他，争取他。于是责成翟光做争取刘少增的工作。经过翟光的说服教育，刘少增终于不再胡闹了，塞北特支的工作也得到了他的支持。

砸 配 给 店

一九四二年十月中旬，翟光接管第二兴亚队的伙房，当了管帐先生。那时候什么都实行“配给”。一天上午，翟光领着六名工人去配给店买白面。店员刁难他们：交一条空面袋，卖给一袋白面；没有空面袋，就不卖给白面。说这是配给店的规矩。翟光接管伙房以后，把仅有的几条面袋都给伙房的人做了围裙，根本交不上空面袋，不论翟光说多少好话，店员也不答应，还七三八四地数落他。翟光也是火性子，斥骂店员是“铁杆汉奸”。店员火冒三丈：“你敢骂人？我去报告太君！”翟光两臂交换着挽了袖子，回话说：“太君顶个屁！你不卖给我白面，就把配给店砸了！”“你敢！”店员胆战心惊，底气不足，倒退着要去找经理给他作主。翟光挡住他的退路，象抓小鸡似的抓住店员，双臂举过头顶，把他丢进了面箱子。那店员哭爹喊娘，叫苦不迭。六个工人一齐动手，把配给店砸个乱七八糟。翟光怕金藤知道了不好收拾，就抢先给他打电话，说明砸配给店的原因。金藤知道事情已经闹大，配给店不归他直接管，张扬出去对自己不利。他说：“这事，我的出面说话！”他撂下电话赶到现场，察看了被砸的配给店，又看了看翟光他们，没吱声。他找出躲在里屋的经理，翻了一阵日本话，那意思是：这白面是经他金藤请示海州矿业所特批的，是专门供给特殊工人“大出炭”时吃的。交不上空面袋不卖给白面纯属刁难。配给店被砸，完全由店方负责，如果影响大出炭，后果由店方承担！配给店经理怕担责任，连忙答应付白面。金藤担心翟光再惹事，告诉他：“以后打架的不要！有事，我的出来说

话，你的明白？”翟光说：“我的明白。多谢太君撑腰，往后有事一定请太君出来说话！”至此，砸配给店的事就了结了。

治服矿警队

伪矿警队的矿警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耀武扬威，欺人太甚，竟敢经常打骂特殊工人。塞北特支决定治治矿警队，杀杀他们的威风。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初，天气格外寒冷。塞北特支为了麻痹金藤，取得他的欢心，提出天寒地冻不烧煤取暖，要“节炭报国”！金藤特意到大房子里视察一番，发现各屋的火炉里果真都没有火，心中异常高兴；可他转念又一想，暗自问道：“若是工人统统地冻坏了，谁还去给我大出炭的干活？”他青瘦的脸上露出奸猾的微笑，装做关心工人疾苦的样子说：“冻坏了的，我的心不安！你们烧煤的不要紧，只要不逃跑，我的就高兴！”他还同意工人下班拿些木头烧炕取暖。有一天，周铁珊那个班，十来个工人下班后从坑口扛一些废坑木回大房子。刚到门口就被矿警队的人截住了，硬说周铁珊带领工人偷坑木。周铁珊说，没劈柴不能引火烧炕，他们拿的是废坑木。矿警相当蛮横，非要关他们禁闭不可。双方争吵不休。矿警抡起镐把打工人。趁这个机会，周铁珊指挥工人把五名矿警按在地上暴打一顿，打得他们鼻青脸肿，磕头求饶。矿警队班长跑回屋里往劳务系打电话告状，说周铁珊聚众闹事打矿警。金藤又赶到大房子出面解决。工人们向金藤说，拿废坑木为的是引火烧炕，不是偷坑木。金藤看见丢在地上的全是废旧坑木，认为工人说的是实情话，就狠狠地训斥了矿警队班长，把工人放了。金藤告

诉周铁珊说：“以后你们拿木头烧炕，不要拿大的，要拿小小的，我的许可！”从这以后，第二兴亚队的工人下班不空手，不但拿废坑木，还往大房子里扛好坑木，矿警队发现了也假装没看着，不敢管。人们说，特殊工人把矿警队治服了。

大闹矿灯房

特殊工人下坑凭牌子领矿灯，一个牌子领一盏灯。每逢领灯都要排长队。阳历年前，陆学青那个班，二十多人在矿灯房窗口排队领灯，队排的很长，一直排到大门口。天冷，冻得人们直打哆嗦。陆学青不愿意让大家排队挨冻，见看押他们的两个矿警已去后屋火炕上睡觉，就跟矿灯房管事的日本人商量，要写一张领条，把矿灯一齐领出来。管事的日本人认为陆学青无理取闹，不答应。陆学青索性不排队，坐在火炉旁烤火。排队领灯的工人见日本人不开面，就故意找茬儿，说这盏灯不亮，那盏灯漏电，叫喊着调换。日本人不耐烦了，又见排队的工人都聚集在陆学青跟前，围着炉子烤火，非常恼火。他关了窗口，不给工人发灯，蹿到陆学青跟前喝问：“工人捣乱，你班长烤火不管，良心大大的坏！”陆学青不理睬，烤了前胸烤后背。日本人气急了，上去狠劲掐陆学青脖子，掐的陆学青直翻白眼。工人们见此情景，怒火满腔，蜂拥而上，动手打了日本人。领到矿灯的工人，把矿灯摔在地上。窗户也砸的稀巴烂。还有的冲进了矿灯房里。日本人急忙闭门打电话，叫来十多个日本实习生，帮助他们打工人。那些实习生年轻力壮，又有武士道精神，接连打倒三个工人。这时陆学青给第二兴亚队队部打电话求援。翟光

得到消息就和张洪恩立刻带领七八十号工人，不顾门岗矿警阻拦，冲出大院，直奔二坑矿灯房助战。他们赶到矿灯房，就跟日本人对打起来，有的用电缆抽（那时特殊工人腰间差不多都围着一段电缆线，准备寻机逃跑时路上做武器用的），有的用镐把打，练过武的还专门对付日本的柔道术，交手仗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双方受伤的都不少。这事惊动了劳务系、警察署和宪兵队的日本人。他们都急速赶到现场制止。经过一番调查，认为双方都有责任。惩治谁？没有办法。就按照金藤的意见：把双方的伤号分别禁闭七天！

水 淹 高 德 二 坑

高德二坑坑下指导山田、中岛非常残暴凶狠，对待工人非打即骂，经常欺辱特殊工人。王寿山队的特殊工人老早就憋了一肚子气，总想找个机会暴打山田、中岛出出气。八月末，塞北特支指派王寿山带领刘少增去高德开闭所，说服管电器的于俊和赵绳武两位师傅，让他们拉掉开闭所电闸，造成坑口停电，破坏“大出炭”。王寿山对于俊师傅说：“拉电闸，停一个小时就行！”于俊师傅说：“你们说停几个小时就停几个小时，我们这就拉电闸！”于俊让赵绳武当时就把电闸拉了。王寿山问：“你们不怕日本人追究？”于俊说：“有你和刘大队长撑腰，日本人，什么洋人都不怕！”原来，王寿山和刘少增两个人，前些时候给于俊、赵绳武和其他电器工人讲过抗日打鬼子的故事和国际上的战争态势。使他们知道了“小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打的狼狈不堪，士兵没吃的，杀战马充饥。日本鬼子眼看就要完蛋了”的形势。于俊他们早已了解到特殊工人中的八路军战士、干

部原本是抗日打鬼子的英雄。虽然不幸落入敌手，但他们为国为民，赤胆忠心，斗志仍然不衰，有中华民族的骨气！心中十分敬佩，总想以实际行动表示他们对特殊工人的同情和支持，对于王寿山、刘少增的登门求援，他们自然是“有求必应”的。开闭所电闸拉掉以后，高德二坑坑下300马力水泵停止运转，造成了水淹二坑的大事故。山田、中岛立刻进行追查，王寿山带领着全队特殊工人用镐把、铁锹、洋镐、棍棒当武器和山田、中岛打起来。矿警队、警察署都派人制止。可是人越集越多，仗越打越大，一直从坑口打到矿上，一路上招引许多人围观，乱哄哄的，五六百号人，分不清谁是看热闹的，谁是打仗的。事情终于闹大了，宪兵队用“金钢石”牌汽车抓去二十一名“闹事”的特殊工人，关押进海州工人辅导所。

营 救 难 友

正当塞北特支设法营救被关押在海州工人辅导所的二十一名难友的时候，大队长刘少增收到一张从海州工人辅导所捎来的纸条。上边写着：“新邱事败，被捕系狱，情况危急，望速营救”十六个铅笔字。刘少增原是冀中某分区的一个副连长，曾在抗三团直属二大队（即朱韬所在大队）学习过一年多。他认识朱韬（李满贵），他早已知道新邱下菜园子暴动失败后，有一部分特殊工人被捕，关押在海州工人辅导所。他认出那纸条上的铅笔字是朱韬写的，才知道朱韬也被关押在海州工人辅导所里。他把这件事转告给翟光、张洪恩。塞北特支决定在营救第二兴亚队被关押的二十一名难友的同时，连同下菜园子暴动被关押的难友一并营救出狱。从何

处入手呢？还得找金藤！当时煤炭紧张，二坑被水淹之后，还没有正式出煤，金藤正在伤脑筋。刘少增按照塞北特支的意图，凭着他和金藤的亲密关系，为金藤排忧解难，他对金藤说：“太君，我有个大出炭的法子，不知当用不当用？”金藤见刘少增前来献计，喜出望外，急不可待：“刘大队长，你的统统说来，客气的不要！”刘少增说，关押在海州工人辅导所的特殊工人，大多是第二兴亚队的老乡，只要把他们统统要到矿上来，“大出炭”就不成问题。金藤当时听了很为难：“要出高德矿的二十一个人是可以办到的。新邱不归我们管，要新邱在押的人，困难大大的有！”刘少增说：“只要太君使把劲儿，统统要出来，那是不成问题的！”金藤举棋不定的时候，刘少增又给金藤送了钱和礼物。并说，只要金藤把关押在海州工人辅导所的人要出来，第二兴亚队保证作到：1、不出逃亡；2、出全勤；3、采炭报国；4、节炭报国。金藤受了感动，果然迎难而上，亲自出马，去宪兵队托他的老朋友要人。宪兵队长看在老朋友的面上，答应释放高德矿的二十一个人，还答应释放新邱矿的三个人，给高德矿，并让高德矿提出保释三个人的名单。经塞北特支研究，保释出了马良（李振军）、李满贵、张忠民（张双锁）三个人。要出二十四名特殊工人，第二兴亚队果然“大出炭”。金藤觉得脸上有了光彩，见刘少增提出的四项保证都得到兑现，便主动提出再去宪兵队要人。当然这次去金藤给他的老朋友带去了贵重礼物。宪兵队长答应再释放五十三个新邱矿的特殊工人给高德矿。第二兴亚队照例出了保释手续，要出了五十三个人。这样，先后从海州工人辅导所营救出七十七名难友。

借钱就医

马良、李满贵等七十七名难友出狱时，有的已经被敌人折磨得骨瘦如柴，疾病缠身。为使他们尽快恢复体力，塞北特支委托张洪恩向金藤借钱给难友们求医治病，买食品增加营养，增强体力。金藤不同意，摇着头说：“借钱医病？没有先例，这事我的办不到。”张洪恩进一步说：“不借钱，他们的病无法治，不能下坑挖煤，还怎么能大出炭？再说，工人情绪不高，三五成群地逃跑，就算我们几个大小队长一手牵住一个，也只能管住二十来人，要是工人都逃跑了，我们不好交待，你的日子也难过！”金藤觉得张洪恩说的有道理，是在为他着想，就壮了胆子向海州矿业所提出了借钱的请示报告。海州矿业所大破贯例，批借两万元。金藤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生，他对形势看的很深很透，他知道日本帝国主义的末日就要来到，对自己的退路问题早就作了考虑。他对张洪恩说：“我尽力解救你们的困难，钱的大大借给！”他又说：“以后你们的翻过来，可不要对我这个的干活！”他摊平手掌，比做刀，在自己脖子上比划着。那意思是，将来中国人胜利了，不要杀他的头。张洪恩说：“这个你放心，我们有政策，你对特殊工人不错，我们会格外保证你人身安全的！”

塞北特支在阜新县大春祥药店建立了一个宣传点，张洪恩以小卖店经理身份去县里采购货物时，总要到大春祥药店看一看，进行一些秘密宣传。大春祥药店的张庶尧、李墨林两位老中医也常给第二兴亚队特殊工人治病。难友们在这两位中医大夫的精心治疗下，都逐渐恢复了健康。

长流水不断线

新邱下菜园子特殊工人大暴动的失败，给塞北特支提供了有益的教训：在敌人对特殊工人严密监管的情况下，不宜操之过急，以大暴动的方式进行斗争。必须采取“长流水，不断线”的方针，才能保证工人逃出虎口。

在被营救出狱的难友们逐渐恢复健康的同时，第二兴亚队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每日都有人逃跑，金藤追问刘少增：“你的大队为何总有逃亡？”刘少增回答说：“白面、粉条统统的不配给，棒子面的吃，我想这是其中的主要原因！”金藤为难地叹口气说：“唉！我们生活在异域的日本人也在吃高粱米——没法子呀！”他又说：“刘队长，你要千方百计限制住工人逃亡！”趁这个机会，刘少增向金藤提出借两万元钱，给工人提前开工资，以改善工人的生活。金藤说：“中国有句俗话，叫火烧眉毛顾眼前，只管治标不治本，没有法子的法子，如今也只好这样地办了！”钱借到手之后，刘少增按照塞北特支的意图，召开了第二兴亚队全体大会。这个大队来时三百人，现在只剩下二百零一人（包括新邱的五十六人）。刘少增沙哑着嗓子说：“太君特别关照第二兴亚队，这次提前发工钱，至于下次何时再发薪水，就很难知道了……狗耷拉舌头的时候过去了（指夏天），鸡跷脚的时候又到了（指冬天）！这工钱，大家要省着点花，抽大烟，逛窑子的事都别干了！把钱花在刀刃上……”他这样讲话，监听的特务们是听不明白其真正含意的。而在座的特殊工人们都明白：刘少增是在动员他们逃跑，把钱留在路上花！至此，逃跑的日渐增多。

升官之日 即逃跑之时

第二兴亚队的特殊工人认为，逃离虎口，打回根据地，重整旗鼓，再和鬼子干，是一种英勇果敢的爱国行动。没有胆量的人，丧失斗志的人，失去信念的人，是难有此举的。塞北特支就千方百计地组织特殊工人逃跑。他们当时的口号是：“逃回根据地，和鬼子拼到底！”

金藤为稳住翟光、张洪恩、马良、李满贵这些班、队长骨干，给他们报了“洋工”。“洋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正式工人，正式职业。一天下午，金藤把他们召集在一块，通知他们说：“上边已经批准你们洋工的干活了！明天你们去海州矿业所办理挂洋工的手续！发财大大的呀！我的祝贺！”当天晚上，张洪恩在翟光的传票本上写道：升官之日，即逃跑之时。

翟光看了，心领神会，怕被敌人发现，划根火柴将传票烧了。

海州矿业所办理挂“洋工”手续的衙门正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一面日本“膏药”旗。无论是谁，到了这里都要先向“膏药”旗行鞠躬礼，而后才是按手印、填登记表。翟光、张洪恩、马良、李满贵象是商量好了似的，谁也没给“膏药”旗猫腰施礼。站岗的日本兵过来抓住张洪恩脖领子问道：“为什么不向国旗行礼？”张洪恩一指同来的几个人说：“我们是特殊工人，是来办理挂洋工手续的，还敬什么礼？”

日本兵听说他们是特殊工人——知道这些“明牌”八路不好惹，愣愣眼，松手放了。他们顺顺当当地挂上了“洋工”。

这期间，刘少增用大烟从警察署买来了两张“出国证”，又弄来四张空白“出国证”。李满贵仿照真出国证刻制了图章，张洪恩以采购货物的名义买了“指南针”和地图。在经过一番周密准备之后，于一九四三年阴历二月二日，翟光、张洪恩、马良、李满贵、刘少增等五人，以上街给伙房买鱼为名，蒙混住金藤，从阿金火车站乘车，逃回了晋察冀根据地。

注：

△张忠民（张双锁）：原冀中军区九分区三十一区队卫生员，现石家庄市国棉一厂离休干部。

△张洪恩（范荣绪）：原抗大二分校三团无线电台队长，现河北省安次县农民。

△翟光（胡煜）：原河北省定县小学教员，现石家庄市谈固中学退休教师。

△李满贵（朱韬）：原抗大二分校三团政治主任教员，曾任解放军体育学院副政委，现已离休。

△刘少增（刘锡荣）：原冀中分区抗三团学员，后任24团某排长。现河北省清苑县农民。

△马良（李振军）：原冀中区抗三团宣传股长。现全国武装警察副政委。